晉綏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一九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從檢查、解決村幹部困難着手
傳達與貫澈高幹會精神
興縣二區區村幹部會議圓滿結束

（本報訊）根據縣委從實際出發傳達高幹會精神的決定，以區爲單位，召開區村幹部會議，從解決村幹部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着手，啟發區村幹部提出當前工作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及羣衆的迫切要求，進而在分析與解決問題中，把高幹會精神貫串下去。興縣二區區村幹部會於本月十五日起，在分局住地召開，到會者區幹部全體，出席區村幹部一人至二人，共二十四人。歷時一週之久，在分局及縣委出席同志的具體幫助與區村幹部努力鑽研之下，會議獲得很大的成功。茲將會議進行情形及其所發現與解決了的問題，報導如下：

提出問題讓大家會報

大家認爲動員工作好做，組織生產實在困難。

困難問題是：生產與領導生產有矛盾，幹部之間閙意見不團結，上邊佈置工作不具體。

會議開始，首先由區上同志提出三個問題：一、這一時期大家做了些什麼工作？二、在當前工作中遇到些什麼困難？是怎樣解決的，現在還存在些什麼問題無法解決？三、目前老百姓最迫切要求些什麼？了兩天會報了六個行政村工作，內容：生產變工互助，幫助買地，發展紡織，擁抗、除奸……等。關於變工互助，在廣家溝、若子、偶家灣等村，幹部聽取了羣衆的意見，組織在變工中都擁護大了很多，同時因大部份幹部僅僅知道強迫命令不對，但又不會走羣衆路線，因此全區一百六十三個自然村，眞正變起工來的僅三十多個村子。區上檢查春耕時，幹部說：「可不知怎地人哩，兩個牛犋地大小不一樣，扭不在一起，又能保險能變好。」檢查夏鋤時又說：「地都鋤得不差甚了，秋收再變吧。」大部採取推諉態度。關於歸隊工作，全區共有三十個逃兵，大家都反映「還好作一」，「把他抓還，派民兵送到政治部，說不收，這個問題要解決！」一聽說在路上又跑了」，「咱只是爲完成任務，送到部隊就完事了，沒教育說服，也沒宣有困難沒」。大家認爲動員工作好做，組織生產最困難。一幹部生活困難，今年區上是照顧了，每人開荒了兩垧地種的麥子、棉花、給公家交八斗任務，下餘是自己的。」「有些幹部種了自己的棉花就很難抽出時間再去領導羣衆生產了，這是個問題要解決！」村幹部對區幹部種兩垧地有意見。「黑峪口、木欄干、蔡家崖都有這個問題，就是退職幹部對現任幹部有意見，不團結，不解決，工作沒辦法做。」大家提出了很多問題，歸納起來當前的困難問題，主要有三個：一、爲了照顧幹部困難，就得自己生產，自己閙生產和領導羣衆生產有矛盾——生產和工作上的矛盾；二、村幹部對區幹部，村幹部和村幹部閙意見，不團結；三、上邊佈置工作不具體，又不讓強迫命令，特別是領導羣衆生產，老百姓不願意變工，感到沒辦法完成任務。

根據提出的問題展開討論——
從具體事情上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找到了根子

一個是思想問題——缺乏爲羣衆服務精神，一個是作風問題——還沒學會走羣衆路綫。

於是會議就根據這三個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共討論了四天，首先區上負責同志提出：一、是不是咱們區上有困難？家裏生活上都有困難沒法解決了？是不是咱們兩垧地是不是妨礙了領導工作了？二、村幹部對區幹部有些什麼意見，對退職幹部現在工作同志有什麼意見？在怎樣解決了？三、爲什麼羣衆不願參加變工互助？動員工作不強迫命令行不行？了這些問題，首先在區幹部會上進行了檢舉與討論，幹部反省到今春區級在領導思想上強調照顧幹部困難，未把自己困難和羣衆困難作比較，執行了當時區上負責的高德同志所提出的意見：「每個區幹部種一垧麥地，一垧棉花，除交八斗任務外，其餘完全歸私。」甚至還提出「工作不要妨礙生產的說法」，當時有些幹部雖然也感到這樣做不對，但又想到秋收下來，可以買一垧半地，或稍微大石糧食回家，也就同意了。因此影響到部份村幹部，但只顧閙自己生產，不去領導羣衆生產，同時，區幹部在會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illegible]

了村幹部紛紛檢討自己：「有了平地還想水地，有了三垧還想五垧」，要求「闖身在羣衆前頭」的錯誤思想。提出先檢討一下到會的幹部是否眞正困難呢？多數都說「沒啥」，只有幾個行政村幹部白狗兒一人，家裏確實困難。關於閙意見不團結問題，有的村幹部說：「你們的思想總比我強吧，你們吃上公家的，沒種兩垧地？我自己不生產沒辦法。」「一生產誤了工作，上級又要批評。」有些積極幹部感到工作沒辦法，埋怨區幹部說：「生產時領導，區上佈置不具體。」咱們幹部反映：大概一個[illegible]把咱針當了外人看了，區上老不來，咱們一開口就指着說「忘本啦」，「退職幹部可落後了。」有些村幹部反映：「到區上開一回會，總要承認一回錯誤。」好些幹部都說：「只要不自私，團結沒問題」，「自己想通了，就什麼問題也解決了。」「不團結還有個原因，退職幹部，現職幹部都有貪污，有的貪污了百斤公糧，交不出來，有的貪污了老百姓的印契錢（前年老百姓交給村公所稅契，今年還沒拿回來，老百姓追問，反說「縣上沒印」，百隻契賦不給印，咱村只收到幾十張，不能拿到縣上去印一）。」關於上級佈置工作不具體，沒法解決問題，開始討論只強調：「上級佈置工作不具體，幫助不夠」。又轉到「大家都說羣衆不夠」，沒有一個人提到如何向羣衆學習及和羣衆商討解決問題辦法。檢討到變工互助上，起來，是由於沒深入工作，幹部到自然村只問一下「你村變工編得怎樣了？」自然村幹部說「羣衆不變」，一「不變你們就不好好教育！你們作什麼去了？」說：「也就完了。」難做的村子像北波，就不敢去領導，心裏說「不強迫搞不起，強迫吧又因羣衆閙住的村子，怕把作風搞壞了受批評。」隨後領導上引導用大家親自做過的好的典型例子比較來研究問題。「比如大峁頭強迫過一個民兵參戰，開頭說沒了，倒運，他還是硬不去，後來用「政治說服」，他才說出心裏話，走後怕莊稼沒人管，路上沒人抽帶，解決這困難後他自動去參戰了。以前這村，羣衆時組織起變工，結果大家對變工好處有了，自動組織起四戶，直到現在還沒發生問題」。[illegible]

就不行。「有一[illegible]緊，跑了一個人就要本身，身邊站了[illegible]，問他說是自然村主任押粗了，要他拉他不給，[illegible]耳光，就往上走了。」大家正在着急，[illegible]區上劉初生說：「李家灣因事先組織的好，[illegible]臨時都來了。」就不用強迫命令，問題解決在於事前組織的好。用自己經驗，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工作不一定要強迫命令。經過四天的深入討論，領導上從以上三個問題檢討中，找出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有二：一個是思想問題，一個是作風問題。在思想上，例如幹部因爲自己老想買幾垧好地，闖身到羣衆前邊，妨礙了領導工作；老村幹部怕吃虧不參加變工組，影響了羣衆也不參加變工組；幹部貪污腐化，搞男女關係，脫離羣衆……等都是農民的自私思想作怪，缺乏爲羣衆服務，多替羣衆打算的思想。又如作風上，對退職幹部消極，幹部不耐心的進行團結，只是自己直接作領導生產工作，了常說：「忘本啦」，不耐煩，和羣衆商量，解決問題等，都是由於強迫命令作風未去掉，來轉變羣衆路綫的工作作風。會後幹部反映是：「過去咱們害着大病，總不知道是什麼病，這可明亮了，一定能治好」。張子村村長張秋兒說：「像今年發動羣衆種棉花，顧不上回家，就自動幫助他把棉地種上，只要你好好爲羣衆謀利，羣衆總不會忘了你。」區民聯主任勞動英雄白拱兒根據自己經驗說：「羣衆路綫並不難，只要下決心爲羣衆謀利不怕麻煩，多繞幾個圈子，給羣衆把道理說清，羣衆就會動起來，工作就會做好。」最後兩天總結與

佈置了當前工作

佈置當前的具體工作，內容爲組織鋤三鋤，優抗、秋翻地、準備秋收變工，普遍開展紡織變工；歸隊的具體解決辦法，調查研究各村已解決或未解決的土地問題的具體情況等，由於大家思想上初步通了，有決心走羣衆路綫，因此在佈置工作中，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覺得這次可有辦法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問題了。

美人民力促政府改正對華政策
廣泛要求撤退駐華美軍
美共領袖福斯特說：美軍撤離中國是世界和平要素之一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馬歇爾聲明發表後，美國人民要求美國政府改正錯誤政策，撤退駐華美軍的運動，更風起雲湧的展開了。爭取和平委員會舉行了九個羣衆大會，大會參加者四千餘人，致函杜魯門，要求從中國撤退美國海軍陸戰隊，要求在中國尙未建立民主政府之前停止幫助中國。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所屬政治行動委員會於本月十五日上書杜魯門，要求美國軍隊全部自中國撤退，該函譴責美政府當局在馬歇爾方在「調停」之際，加緊利用軍事及財政力量，並力主一勞動中國之反動份子對爭取民主與和平的「人民作戰」，此種情形實屬矛盾。力主一國之政治命運，應由其人民與政黨自行決定。」紐約市大學教授三十六人十六日聯名電請杜魯門立刻撤退在華美軍，停止對華金融與軍事援助，以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現正訪問舊金山美共主席福斯特重申美共要求美軍撤離中國之方針。福斯特在招待記者席上力稱：「在中國，我們的政府是在支持蔣介石法西斯政府，摧毀民主勢力，是在中國陸軍援助之下準備進攻蘇聯的基地」。福斯特認爲美軍撤離中國爲世界和平要素之一。爭取和平大會主席卡爾遜將軍十九日對參戰軍人發表演說，要求立即召回美國海軍陸戰隊。他說：美國海軍陸戰隊不能繼續留在中國，如果繼續留駐，將引起很大的慘劇。」並指出美軍撤退迅速，這是有利於美國。參議員艾倫德廣播時，主張[illegible]中國內戰如繼續不已，聯合國應加以干涉。黑人代表克利浦斯說：黑人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停止美國的殖民地政策。美國著名作家史諾聲明：中國共產黨是迫不得已拿起武器的，所以這樣作，是不願屈服於獨裁的政府消滅自己的擁護者。他說：「我們與中國相距一萬六千公里，採用日本侵略中國，純粹在歐洲所使用過的藉口，建立單方面的聯盟，基本是否認中國人民的自主與獨立。」紐約時報二十日公佈讀者蒂姆林格的一封信，指責該報不正確的聲明似乎是共產黨破壞停戰協定，蒂氏聲明說：馬歇爾的調停工作是一齣滑稽戲，他一隻手在安慰人，而另一隻手又在幫助其中之另一方面。召回美駐軍，使中國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聯合政府。

又據天津今世報八月十七日載美聯社紐約訊：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皇后學院三校教授三十六人，表示不勝駭異，同時，要求撤退駐華美軍，並對聞一多、李公樸在昆明被刺事件表示不勝驚駭。[illegible]務卿、亞洲通及國會稱：李、聞兩名教授因自由發表意見，而於最近在昆明被刺消息傳來，美學術界人士不勝驚愕。聞教授乃著名之中國文學家，且爲芝加哥大學之畢業生，學術界友人李公樸被刺之後，聞氏曾在追悼會上悲憤陳詞，不過數小時後，亦被暗殺。吾人身爲紐約城之大學教授，鑒於此種暴行，懇請立即建立聯合民主中國之必需，要求美軍立即退出中國，並停止一切對蔣金融與軍事上之援助，直至民主聯合政府成立時再行恢復（

優抗是地方工作者參加建軍的重要工作

這個思想不明確，優抗就做不好

（本報訊）邊區軍政聯合慰問團在興縣一、四區工作中，據檢查結果，好多貧苦抗屬都已得到部份土地，政府也在貸糧貸款和村的互濟中幫助抗屬解決了一些困難，缺乏勞動力的也分配了代耕，因此好多抗屬都反映家裏日月過得比從前強了，叫捎信給前方戰士安心工作。但以徹底幫助抗屬翻身的工作要求來看，很多地方距離尚遠，因為區村幹部在思想認識上還有很多偏差，阻礙着把優抗工作作得更好。這些偏差主要表現在三個問題上：（一）沒認識到幫助抗屬買好地才能徹底翻身的重要。比如四區官莊村僅在減租和清算中鬥爭出來一部份好地，但貧苦抗屬迄今仍很多沒好地，甚至還有地不夠種的事情；抗屬要求買好地，有的村幹部怕抗屬買下給村裏頂不了公糧，於是把地賣給中農和個別富農了。事實上抗屬因為兒子或丈夫參軍，家裏大部缺少勞動力，即使有較多的壞地，他也種不過來。代耕呢，地的晌數又多，過多使村裏負担也不好，如果買上好地，那麼他自己勞動起來也容易，收獲的東西又多，就可以很快徹底翻身了。抗屬之所以沒買下好地則是某些村幹部對優抗認識不足的自私自利思想。（二）優抗是為完成上級的任務，沒認識到前方戰士作戰與自己翻身發財血肉相連，看成是自己應盡的責任，因此很多都是分配一下代耕、糧食就完了，這些代耕、糧食是否能使抗屬建立家務，或是抗屬臨時發生疾病，地是否能耕種鋤過等，都很少研究照管。甚至還有如一區李家塔村主任那樣對優抗敷衍塞責的事情，今年春耕分配下代耕後，再沒檢查，直到這次慰問團檢查，才知道那塊代耕的地還很不夠，沒種上。（三）對家庭生活較富裕的抗屬，在精神鼓勵安慰及適當照顧不夠，如派他們給貧苦抗屬代耕引起很大的不滿，說：「人家是抗屬，咱們是人家炕上抱小孩的「抗屬」」，甚至有的反而引起對立。幹部沒有很好的進行教育鼓勵和適當的照顧，說明自己富裕去幫助窮苦抗屬是好事情。

為什麼村幹部這些思想偏差不能及時克服呢，其主要原因在於：縣區領導上對優抗重要性，優抗是地方上參加建軍的重要工作認識不足，工作一多，對抗屬是否徹底翻身有的事情，就忘記經常檢查推動了。比如問四區幹部抗屬還有些什麼困難，他們就說不出來，只知道「大概不少」也沒具體檢查幫助解決；一區說李家塔工作好，檢查結果是李家塔優抗最壞。只滿足於工作佈置和只聽口頭上彙報，結果對村幹部的優抗思想也就不能具體深刻教育，對抗屬的具體困難也不能很好解決了。在這次慰問團工作中，深深感到具體檢查與幫助解決問題之重要。

前方戰士和自己血肉相連　保德優抗工作有進步

家裏吃穿不愁，張憨子等三人自動歸隊

（保德訊）在自衛反擊戰爭中，人民深感前方戰士的作戰和自己血肉相連，優抗工作已有進步。城南村村長趙栗清、勞英錢丑旦親自帶領幹部羣衆幫助抗屬鋤地，共幫了七十五個工，還貸給十四戶抗屬義倉糧三石五斗，最近縣府發下的五石貸糧，也計劃如數貸給八戶抗屬，並幫助他們製訂了下半年的生產計劃。東關市抗屬都獲得了政府貸款的優先權，去冬反貪污鬥爭得來的一百六十萬元，大半幫助了三十四戶抗屬作為生產資本。離隊回家的張憨子、全外外、崔拴喜，知道市府給他們一家裏幫助了二百一十斤糧，家中都吃用無虧，三人感激得說：「政府這樣關心我們的家，為什麼要回來呢？」當商號請他們吃了酒席後，就堅決歸隊去了，臨行表示「打不走，[illegible]不回家」。抗屬一有臨時困難，幹部羣衆都能主動的幫助解決。如劉家的抗屬劉過冬因自己有勞力，未決定代耕，但正值鋤地時，老婆病下了，羣衆馬上開會決定幫助他十個工、二十斤小米。劉過冬把羣衆這種關心，寫信給他的兒子說：「你要好好打頑固，咱家在羣衆優待下，穀子已經出來了」。韓家塔抗屬喬東東原來決定代耕十三垧，自種四垧，但喬東東擔務營不過來，眼看要荒，幹部韓大金，韓忠永自動的跑去給他鋤地，韓拉世等五個羣衆也跟着去幫助鋤。太平溝崔拉子去年參軍走後，村裏羣衆就幫助他家捐了一百九十斤糧。因此這次雁門軍區的抗屬慰問團，每到一地，受到抗屬們熱烈的歡迎，臨別都再三囑咐「請你們告給我的兒子吧（或丈夫），打反動派狠心些，家裏有政府和羣衆幫助，保不不受飢寒」。為了使優抗工作作得更好，慰問團協同政府進行深入的調查和訪問，使有些幹部對抗屬不夠重視，單純完成任務的觀點迅速克服。（康溥泉等）

蔣機炸燬大同修道大學院目擊記

甘惜分

十九日後半日，凡是可以望見大同的地方，也可望見大同北關火焰熊熊黑烟罩天，經打聽方知被焚處為天主堂。當日夜間，在我軍入天主堂的路上，遇見一長列的人，每人肩負一個巨大的包裹，或兩人共抬一個包裹，腳上穿着皮鞋，在風沙裏艱難地、蹣跚地默默走着。他們幾乎跨不上一尺高的土垣，護送他們的八路軍戰士，拉着他們的手，一個一個的拉上來——這就是教士們逃難的慘景。他們每人對我戰士道一聲：「謝謝」，聲音中帶着顫抖和悲哀。

在教堂的地下室裏可以聽見砲彈在近處爆炸，和美國槍彈尖利的叫聲。我在這裏作了關於火燒天主堂的調查，嚴格地說，稱這裏為「天主堂」是不正確的，它的名字是「大同修道大學院」，它不是普通的天主堂，它是一座研究天主教神學的所在。據說在這裏畢業的學士，即可充任神甫，在華北是數一數二的「聖地」。院址在大同北關，離城約五里，位於火車站之西，建築於民國十三年，規模頗為宏大，壯美的H字形的三層洋樓，有禮拜堂、課堂、圖書館、餐室、浴室、臥室、遊藝室等設備，並有發電機、自來水、中外管絃樂器及風琴。六座洋房四周均為花木、菜蔬，白楊高聳，景緻幽雅。院址佔地近百畝，一切現代化的生活享受無不俱備，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在一日之間燬於國民黨反動派使用的美造飛機及其炸彈之下。

八月十五日起，美製轟炸機與戰鬥機配合大同閻偽日軍之地上大砲，開始在這一帶猛炸，十五日一日內，院內落砲彈二百餘枚；十七日蔣機不斷轟炸、掃射，前樓落火，我軍立即出動搶救，幸未成災；十八日投彈，最後房屋多處被震塌，五株樹被攔腰截斷，兩頭騾子炸成肉泥，不見屍骸；十九日蔣機來襲六次，中午對準教堂投下燃燒彈七枚，繼之以燃燒性機砲彈掃射，頃刻之間，黑烟騰空而起，大火從北面那座大樓上延燒起來。蔣機為阻止我軍救人，整日以機槍掃射。下午東南風大作，火勢益猛，教士們悲憤不可抑制，掛着兩行眼淚在胸前劃十字，禱急道：「把我堂主糟蹋至此」。當日半夜一場大雨，火始被撲滅，但一代文物已化為灰燼，全部貴重物品俱燬於大火中。次日（二十日）天明後，我在院內發現到處是焚後的衣服、布疋、毛織品及書籍，發出惡臭，房屋只剩禿禿四壁和一堆堆的破瓦殘礫，附近的花木多被燒成枯黃，前後樓幾乎房屋未完全燒燬，但已被震塌得不可辨認。到處是炸彈坑、砲彈坑和步槍、機槍彈的痕跡。圖書館的數萬本中文外文藏書（除教義外尚有經濟、文化、史地各類極寶貴的書籍），也被蹂躪的不成樣子，拾起一頁一頁殘書，誰也都感到難忍的悲痛。在「世界和平」的聲浪中，這座和平的教堂竟被殘酷地犧牲在中美反動派合製的戰爭陰謀下。對於這座教堂，對教堂內的七十餘位教士（內有五名比利時神甫、兩名中國神甫），都遭到了從來未有的浩劫，他們感受的悲痛，更是不可計量的，但幸而他們躲藏在地下室，生命尚無危險，當他們於十九日夜間忍痛離開這堆瓦礫時，他們對八路軍戰士說：「謝謝你們，我們的生命有了保障」。

寧武總結夏季生產

共開伏荒三萬六千畝

現又着手組織秋收、秋翻地

（新華社寧武二十二日電）寧武新老解放區總結夏季生產，開始佈置秋收。兩月來夏季生產計開伏荒三萬五千多畝、園地九百餘畝、貫徹精耕細作方針，禾苗均鋤兩三次以上，並廣泛推行打騾老、野猪運動，達毛封等五村尚建立聯防隊，以保護作物。新解放區羣衆清算鬥爭獲得土地，和得到政府貸款及七十石貸糧後，生產情緒高漲；榆莊子數年來河渠失修，全村幾乎被淹，解放後全村老少動工，數日內築起護村堰，還淤出好地六十畝；封姜莊子閻偽統治期間荒蕪的三百畝土地，扣荒時全部翻過。寧武城、六軒尚、楊方口等地，政府把漢奸荒地與敵築修之馬場、操場、營盤空地，全部分配給農民開墾，不少漁民亦積極參加，寧城失業苦工高希旺，四天用鐵鏟翻荒地一畝多。大河堡用清算款買牛四條、扣荒三十多垧，為幫助抗屬、烈屬、退伍軍人打下明年生產基礎，今年特別予以照顧，填上幾畝，軍人任三銀分三垧好地後，羣衆又幫開伏地七垧。大家說：「不是八路軍，哪有咱今天？」夏收雖少數地區遭水災，但大部均較往年好，汾河川三馬營一帶，麥子一垧打三大石，為十年來罕見之豐收。目下除在新區繼續發動開荒恢復耕地外，縣府並指示各區進一步組織勞動力，整理軍勤，貸糧三百五十石、貸款三百五十萬元，幫助羣衆買農具，準備秋收、翻秋地。並利用間隙，發動砍山、修路，大量組織運輸，增加羣衆副業收入。

上寺堨幹部羣衆　幫抗屬買土地耕牛

（崞縣訊）五區上寺堨行政村幹部羣衆，過節請抗屬吃飯並幫助購買土地。陰曆七月十五節前，變工組就醞釀請抗屬：「咱們的子弟兵在前方流血流汗，保衛家鄉，咱們對抗屬的家務要好好照顧。」過節那天大家奔出白麵羊肉，幹部親自招待出一戶抗幹屬、復員軍人吃飯，熱烈慰問，幹部們檢討沒有很好幫助他們建立家務。為了幫助抗屬解決土地，這次反貪汚算出的二十七垧半平地，先讓貧苦抗屬購買，抗屬趙三山已買下四垧，幹屬李生群買下平地二垧、耕牛一條。

（又訊）駐該村的縣公安局幹部，積極幫助四戶抗屬，十七戶貧苦農民，牛工八個、口糧十石零五斗，並幫助貧苦農民修蓋房屋。（上寺堨學習小組）

實驗學校幫助群衆生產

進一步密切了群衆關係

（本報訊）實驗學校幫助羣衆生產，與羣衆關係進一步的密切了。今春川水勝幫助羣衆鋤麵，節省人工六十多個；七月間，由全校抽出種棉有經驗的同學十七人，協同二區幹部，分頭到坡上、牛圈子等十個行政村，幫助羣衆打卡一千零四畝六分棉花，同時對羣衆進行了打卡棉花的教育。駐地羣衆缺乏麥籽，他們就拿出十石九斗五升，幫助解決了夜麥的困難，羣衆感動的說：「現在的公家真好呀，同「一家人一樣！」當實校生產同學有事時，老鄉就幫助將葫蘆給補上，又幫助鋤穀子十餘垧，至於人牛變工，那更是日常的事了。（實校通訊小組）

讀者來信

建議各地公商、貿易局準備適用的紡織零件

編輯同志：

最近我們為裝幾架快機，在興縣市上購買零件，但走遍公私商店，配了兩個筘，還沒湊齊。市上銅綜和耐久綜很少。羣衆需要的是三六、三八筘，和耐久綜，而市上是三二、三四筘，和四號綜。這種情形，恐怕不僅興縣如此，因此建議各地政府、貿易局、公營商店，估計今冬快機發展的數量，準備這些必須從外地購入的紡織零件，並且一定要買當地羣衆適用的；否則，今秋以後紡織大量開展時，工具就會供應不上。

郝映龍　八月十一日

大車不要走汽路

編輯同志：

近來有公家的大車，不走大路走汽路，他們的理由是護送傷病員時，汽路平，使傷病員少受顛簸。我覺得照顧傷病員固然是好，但大車走汽路，車轍太深，使汽車通行受到阻礙，還是不妥當。今後汽路仍不應走大車，同時大車路有毀壞的地方，應加修理，使大車通行容易，同時沿大路可多修些草毛廁，對積肥有很大好處。

段燦章　八月十七日

河曲前川小學

小先生教媽媽姐姐識字

開展了全村識字運動

（河曲訊）六區前川小學開展小先生運動，推廣全村識字。該校去冬實行[illegible]

國民黨當局壓制工運團體

非法強佔重慶勞協

中外人士紛紛抗議蔣政府罪行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重慶報紙報導勞協被強佔經過稱：八月六日晨七時，渝市中國勞協會辦事處突來國民黨官辦「重慶總工會」代表，率領軍警便衣特務二百餘人，全副武裝，強行接收該辦事處及附屬之工人福利社、勞工醫院、托兒所、工人文化服務社、美工堂等機構，一時交通斷絕，崗警密佈，如臨大敵，並逮捕勞協人員三十八人包括該會工人福利社主任周穎女士，北碚勞工醫院院長楊曹文等，先後押至龍港刑事警察處，誣以組織「暗殺團」之莫須有罪名，並曾動刑逼供。失業工人勞協會員冉田備被打脫門牙兩顆，工人陳道全遭受毒打重傷，福利社服務組長湯湘潔亦受摧擊，被捕人員身受虐待，曾絕食反抗。八日下午七時，周穎等二十三人由便衣特務和武裝士兵押解地方法院。十日下午五時，大樑子勞協福利社復被便衣特務持槍威迫交出賬冊保險箱鑰匙，搶去社中文卷、圖記及周主任（周穎）私章，企圖偽證件，誣陷被捕人員，以掩蓋其強行接收勞協之暴行。此事發生後，勞協理事長朱學範八日在渝招待記者報告詳情，九日並發表向社會呼籲書，要求當局立刻釋放被捕人員，交還被強佔各機構，嚴懲主使者，並保障今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此事發生後，中外人士抗議紛起。英國全國總工會主席薛特林頃來電向勞協慰問，表示關切與同情。美國勞工聯合會執委會主席格林日前曾在執委會宣佈這一事件之經過，並在十五日要求美國務院調查蔣政府壓制勞動協會之事實真相。美勞工聯合會第二副主席福爾頓亦已根據朱學範氏之報告，向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及外交部社會部提出抗議，並致電蔣介石要求其迅即說明理由。中國著名劇作家熊佛西氏稱：「勞協被非法強佔是中國一大恥辱，全國人民要一致起來抗議。」論文藝批評家馮乃超氏說：「這不是偶然的，在較場口事件中，勞協會員也曾被打，顯然在民主與反民主鬥爭中，勞協是站在民主立場上。從事工運的文化界應予以聲援。」

數十萬新加坡華僑

普遍開會反內戰反獨裁

街頭宣傳號召僑胞即時行動起來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新加坡訊：華僑反內戰反獨裁的群眾大會遍及新加坡每個角落，一月間舉行的群眾大會達十餘次，參加人數達十萬，不僅有中國人，且有馬來亞與印度人參加，愛國僑胞已舉行了反內戰愛國宣傳週，總工會屬下的各業工會，新民主青年團的各區分團及有組織的店員，成立了數十宣傳隊，到一切華僑住區向所有華僑解釋國內政局，號召僑胞即時行動起來，反對國內反動派破壞和平民主的陰謀。在「兔王爺」宮，一個老頭子在宣傳隊講話完後，爬上台去對內戰和獨裁一口氣講了十幾個「堅決反對」，他的誠摯的感情，使與會群眾都落了淚。在□門街口宣傳時，有一青年大受感動，亦上台指斥國民黨賣國行為，甘作美帝國主義的傭兒，一時掌聲雷動，「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的聲浪響徹街衢。各地區華僑將以快郵代電寄蔣介石政府，要求美軍立即撤華，無條件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嚴懲貪官污吏，救濟難民。新加坡新民主報稱：「中國的內戰打得越利害，歐美海外的和平呼聲也越高起來，……據說明中國的內戰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擁護。」繼稱：「僑胞戰後的救鄉運動，必須以反內戰反獨裁為中心任務。」

五十餘團體通電

呼籲停止內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新加坡訊：新埠海員聯合總會、新民主青年團總會、婦女聯合總會、中國民主同盟星洲辦事處、馬來亞各民族各業工會等五十餘團體，曾於「七七」紀念日舉行盛大的反內戰大會，當場通過致電中國各政黨領袖全國同胞暨美總統杜魯門，呼籲停止內戰。在致各政黨領袖及全國同胞電文中稱：「抗戰結束，已歷十月，搶掠未復，哀鴻遍野，國內反動派猶欲繼續外援，作兄弟鬩牆之爭，國難深重，民不聊生。新加坡華僑各界反對內戰大會決議代表海外同胞作緊急呼籲，要求國內各黨派捐棄成見，永遠停止內戰，實行和平建國，重開政協會議，建立民主政府，恢復民主自由，禁止特務活動，並令外國軍隊一律撤退，保主權而維國興。」致杜魯門的電文稱：「日本法西斯已投降，而美國軍隊猶長駐中國，武裝訓練國民黨軍，實為助長中國內戰之主因，海外華僑對美國此種行動甚不表示憤慨，應請尊重中國獨立主權，迅速撤退駐華軍隊，停止租借法，取消十年軍事援華法案。」

國民黨軍官硬逼你送命

那就掉轉槍口幹掉他！

放下武器之蔣軍士兵號召反內戰

（新華社淮南前綫二十一日電）上月二十日在進攻朔鄉（天長改名）西南東旺廟、區家莊戰鬥中放下武器之蔣軍第五師（第五軍改稱）四十五旅（四十五師改稱）一三五團三營士兵楊思考鄭志安等二百餘人，頃聯名通電控訴蔣介石發動內戰罪行，號召蔣軍士兵迅速掀起反內戰浪潮。首謂：我們本來都是四川河南陝西各省貧苦農民，被蔣介石抽壯丁出來的。抗戰勝利後，指望退伍回家，上面說改編後就可以回家，誰知從此江蘇到長沙，……一直編來了六合參加打內戰。」繼指出：「內戰打下去，最先流血送命的是我們士兵，打到最後，蔣介石也難保不倒台。」為此，該電號召蔣軍全體弟兄們起來討蔣出內戰：「上了火綫，槍口朝天放，有機會就跑到這邊來，那個當官的硬要逼迫弟兄送命，那就掉轉槍口幹掉他。」電中稱述新四軍及解放區情形稱：「官長官兵平等，一切講理，不打不罵，軍民團結，生活自由，穿衣吃飯用具供給都比那邊好。」

沈鈞儒氏力主

協商解決政治問題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渝訊：蔣介石八一三文告發表後，民盟政協代表沈鈞儒氏於八月十四日在此間發表評論，對其所提出之六項處理時局之方針，認為根據半年來談判的經驗，除非遵照政協決議憲草原則，以協商方式進行改組政府，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外，任何不由協商為主而由片面提出的辦法，將不會獲致任何結果。關於青年黨建議國民黨在廬山召開「息爭」會議企圖壓迫民主黨派屈服於無理要求一事，沈氏稱：除遵循政協決議解決國內政治問題外，任何推翻政協決議之新方式如「息爭」等會議之類，都決不會有任何結果。對此，舉個人暨民盟同人將堅決反對。

雁北大漢奸慣匪頭子

喬逆日成被我擊斃

（新華社阜平二十四日電）雁北著名漢奸慣匪頭子喬逆日成，已於上月二十八日在應縣城郊被八路軍擊斃，當地人民對除此經年心腹大患莫不稱快。喬逆是雁北土著流氓惡霸，性情殘忍，曾親手活埋其生父，後聚眾為匪，殘殺焚掠無度。「七七」事變後，投敵叛國，二十八年喬逆引導日寇「掃蕩」□郎、繁峙、渾源時，沿途一百二十餘村被夷成平地，即場上糧食亦全被付之一炬，主要人民以煤窯為生的應縣川下人民，在喬逆掠索下，三百餘鹽鍋減剩不足十口。以民商販無力應付攤派，被殘殺活埋者五十餘人。雁北川下繁渠，人民在其蹂躪下，更被逼令大批毀去青苗，改種鴉片，每畝須供納喬逆煙藥三十兩。自日寇投降後，喬匪復被閻錫山委為「雁北挺進軍總司令」，蔣介石並曾譽之為「民族英雄」，授予勳章，故喬逆兇燄較日本投降前更為高漲，曾先後收編潰匪偽軍張樸、張頭、喬玉生等部一千餘人，喬逆常語部下：「抓住八路軍和解放區老百姓，即刻槍斃活埋，免得執行組麻煩，老百姓的東西，咱部除鄉可以任意沒收。」一月十三日停戰令後，喬逆迭犯雁北解放區，可統查著即達一百三十餘次，捕走政民幹部四十餘人，均以「國賊派」（頑部俗稱泥漿中）「出大葱」（頑部需出土而用石頭砸碎）等酷刑處死，搶劫財物僅糧食一項即達一萬餘石。

晉察冀及張垣各機關

節約獻金支援自衛戰

（新華社張家口二十四日電）邊區及張市各機關已掀起節約獻金支援自衛戰爭的熱潮。工業處處長姚依林等請求減免棉衣冬裝的供給，並擬訂出個人生產節約計劃。張市財政局長李正南除動員全家節衣縮糧捐獻十萬元外，並請求在粉碎蔣介石進攻以前免除每月全部薪金。最近數日，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老炊事員傅方彩將歷年生產節約的四千餘元和手巾、肥皂等全部獻出，懇切囑咐行政當局轉給前綫。邊區行政委員會電務技正徐正先生慎傲捐獻私人積蓄十萬元。擁護勞動英雄劉醒農將去年農作收入十二萬元全部捐出。白求恩醫科大學當眾報宣佈「前方需要水壺」，同學們立刻集了水壺兩百個，捐獻前綫。在另一次宣佈「負傷將士需要輸血」時，該校立即就有三十三人報了名。國際友人醫大教授傅萊大夫（澳籍）請求每月減小米，捐三百四十斤救助保衛解放區的戰士。美籍華委員會秘書李白（美籍）捐美金二百二十六元（合法幣並計中十餘萬元），並親寫慰問信一封，給前方八路軍指戰員。

民盟要求蔣政府

在京公審李聞案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大公報南京專電稱：關於李聞案，此間民主同盟總部已正式向政府請求移京公開審判，由各方參加。據民盟發言人稱：此案已引起世界注意，兇手既為警備司令部軍官，決不能草率在滇解決，民盟希望慎重迅速處理。

南泉起義之蔣軍戴笠系武裝

組成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

（新華社滎陽二十四日電）在南泉車站舉行反內戰起義之國民黨交通警察十五總隊第一大隊，正式整編為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已於十八日下午舉行隆重的成立大會。到會各界群眾二萬餘人，主席宣佈開會意義之後，即在豫東區參議長王一南代表全區一千萬人民監督下，由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司令王一藩率領全體官兵舉行宣誓，其誓詞略稱：「本軍官兵為反對蔣介石賣國內戰政策，由南泉起義，與解放區軍民攜手合作，現殲全體官兵公意，定名為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致力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雖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如有違反誓言行為，願受人民之制裁。」接著，王一藩司令致詞謂：「一週前，我們和所有到會的先進朋友們還處在敵對狀態，現在則已走上共同的道路。自從進入解放區以來，備受各界熱誠歡迎與慰勞，實在感激得說不上話來，今後唯有站在人民方面，奮鬥到底。這裏是人民的天下，我才敢說出結在心裏的真話，蔣介石想以特務控制部隊，但是決不能成功，過去我們就是戴笠一手培養的蔣的親信嫡系，但我們都不願以美國武器殘殺自己同胞。經過這次打擊，蔣介石該有所覺悟，否則，我們要用他發給的武器來打擊他。」豫東參議會王一南議長及豫東行署曾漫之主任相繼致詞，向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全體官兵致敬與祝賀。各界群眾代表獻旗後，即由勝利劇團上演平劇「逼上梁山」助興。

王一藩隊長著文稱：

我們雖為蔣之親信，但不願為他個人拚命，違背人民意志

（新華社滎陽二十四日電）領導南泉反內戰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交通警察第十五縱隊第一大隊長王一藩（前誤為王一芳）大隊長，頃特撰文闡述此次起義緣由。原文略稱：我們是特務頭子戴笠所練的蔣介石親信的武裝部隊，在抗戰期間，在國民黨反動派「曲綫救國」謬論指示下，一部份奉命投降日寇，結合日寇從事反共反人民的「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又合編為國民黨政府交通部交通警察，共十八個總隊。我們這次在膠濟綫南泉舉義，實出乎蔣的意料，我想他會這樣想：「壞了，怎麼這我親信的部隊也不聽我的話了？」這次起義的理由原很簡單，就是不願再以血肉為蔣個人拚命而幹違背老百姓意志的勾當。我國經八年浴血抗戰，使日寇無條件投降，蔣介石包藏禍心，竟發動全國性內戰，驅使無數青年背鄉離井充當砲灰，意在消滅民主力量以鞏固其個人的寶座。為換得美帝國主義份子之援助，蔣更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一切措施唯以美國反動派鼻息是仰，置國家於殖民地地位而不顧。再加以漢奸貪官依靠層層舞弊，到處貪污，如組織綜舞弊，接受敵偽物資大舞弊案，救濟物資舞弊，京滬京杭兩鐵路管理局大舞弊案等。像以唯利是圖，上下其手，致造成國內工商凋蔽民不聊生之慘禍，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深望愛國同胞正義人士，即時反對內戰，踏上眞理大道，同心協力，建設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熱情的讚美，誠摯的希望
（郭沫若先生給解放區文藝界來信）

上海訊：中國文化界領袖郭沫若氏於周揚離滬北返前夕（八月十四日），特備函件，托周氏帶回向北方的朋友們致意。特函全文如下：

「我費了一天工夫，一口氣把「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第一輯，和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讀了一遍，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從不大喜歡讀小說，這一次是破例。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作世紀，這樣可歌可泣的事實在解放區必然很豐富，我希望有心在手的朋友們，盡力把它們記錄下來，即使是素材，已經就是傑作。將來要結成鉅著時，便是劃時代的偉大作品。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個天地裏，和光明離得太遠！但願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記應該把光明分佈到四方。周揚兄明天便要回光明的鄉地去了，他要我把對於上列二書讀後的印象寫出，草草寫此，向北方的朋友們致人民的敬禮！　郭沫若」

解放區文藝作品風行上海

上海訊：解放區文藝作品在上海一再受到熱烈的歡迎，成爲上海出版界的暢銷書，許多著名作家對這些作品都給予極高的評價，郭沫若先生在讀完「李有才板話」，和「解放區創作選輯」之後，在八月十六日的文匯報上這樣向讀者推薦：「我完全被陶醉了，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着興趣的。」他批評一個創作選輯的十一個短篇說：「我最喜歡的是康濯的「我的兩個房東」，那可以說達到了完善的地步，邵子南的「地雷陣」是板話式的頌歌，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把一個女英雄折磨英的一生寫的活靈活現，似乎比讀了一篇長篇還要有味。」這兩本書在上海已銷三版六千冊，供不應求。艾青的「吳滿有」也很受歡迎。此外，解放區秧歌也傳到了上海，上海青年對此特別狂熱，許多學校裏的青年團體的晚會上，時有秧歌的節目。名作家劉西渭（李健吾）看了這種秧歌改良的成功後說：「作爲一種文學在生命看，它們的希望正無窮。」

傷病員到達南村的時候

煥文

五月二十四號傍晚，一個騎馬的八路軍同志進了南村村公所，他告村長說：因爲中陽閻軍進犯我離石，前方很緊張，爲保證傷病員們的安全，野院決定向後方轉移，南村準備住一個休養連和院部，另外部份移到峪口去，他和村長這樣的決定了，並請村長轉他們把窰洞和需用的傢俱等準備好，以便在轉移當中不要使傷病員同志們的飲食和居住受到影響。村長坦然的卻又是堅決的答應他說：「同志！你放心着，南村的老百姓沒忘記是誰幫他們翻身的，吃水忘不了掘井的人，你放心好了。」這個騎馬的八路軍同志笑了笑，緊緊握住村長的手搖了幾下連聲說：「好！好！」上馬走了。

消息從村幹部口中，很快的傳達到每個羣衆家裏，都沒經過什麼詳細的解釋，全村就忙起來了，他們相互約着說：「咱們傷病員同志二十八號來，咱們一定要早些準備好，平常講擁軍好不算，要看這次作的好壞，看誰能爭取到模範。」一樣一家住兩個窰洞的趕忙往一個窰裏擠，有空房子的趕快打掃乾淨，把風箱抽出來，用草扇來燒火，……一切落腳所需用的東西全都準備好了。

「住好了還要吃好才行啊！」這又是全村羣衆們的一致意見，僅戶家中積存下來的白麵，你幾斤，他幾斤的集中起來了，「不行，還四五百斤白麵，也不過夠一天吃！」立刻他們又動起手來，把剛剛收下來的新麥送到磨台上，全村四五盤磨子，有的牲口拉，有的人推，一齊轉動起來了。

老年隊的隊長閻選華和任居國，都是做灶的能手，醫院需用的七八個大灶，他倆都包攬下來了。另外他還分配他老年隊的三十來個隊員，和村裏的兒童們組織在一起，要在傷病員來了的時候，按一個傷病員一個房子的分給傷病員同志們送水、送飯、倒尿等。老年隊和兒童們還共同開了一個會，在會上，閻選華老漢說：「我請衆人注意，咱在招待傷病員同志們的時候，可不能嫌人家髒和麻煩，你們該知道人家受傷是爲了誰？想想看，咱村剛解放一年多，過去過的是什麼日子，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人都有個良心嘛！我老漢過去有甚？我那兩畝園子地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沒發達保險箱子裏，這隊伍在前面頂住，不是同志們流血帶花的傷號，閻錫山來，還不是和過去一樣？」大家覺得老漢講的是實心話，一致回答說：「話你都替我們說到了，作的看吧！」

二十八號傷病員同志們來了，這裏的一切準備工作也早完成了。這天只有壯年民兵們一部份上山收麥子，老年隊和兒童們忙着送水送飯，大熱的天氣，老百姓們幫助護士和醫生們，把傷病員同志們安排好。老漢和孩子們的汗水滴在新受傷入院戰士們的血衣上，鮮紅的血，喚起着他們熱誠的心，這是一幅多麼動人的場面啊！一回兒，從一個十三歲的兒童劉四務侍候的那個房子裏，給這個動人的場面挑開了一個小小的波瀾，是因四務沒聽清一個傷病同志的話，那個傷兵同志在他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幾個小些的娃娃馬上怕的跑開了，竟急的劉四務喊出來：「你們跑什麼了？是因我沒聽清人家的話嘛！我們該操心聽，不要叫傷病同志們生氣。」在一個房子裏的傷病同志們聽這個小孩子的話，都招着自己的傷痛笑了。孩子們又回到自己的崗位上，拍了四務肩膀的那個傷兵同志也忙的陪不是似的說：「受了驚嗎！我錯了，你沒聽懂，我該多說幾遍。眞是個好孩子，不怪我嗎？」後來還一個傷兵同志和四務作了好朋友，經常給他講故事。

婦女秘書劉發芽，在傷兵同志們未來的時候，就召集了她的小隊長小組長們討論好了，經過小隊長小組長又轉告給全體婦女們：傷病員們來後，她身代表全體婦女到醫務股苗股長那裏，要求給傷兵同志們拆洗和縫補衣服被褥。苗股長也代表傷員同志們感謝她們的好意，隨即交給她們衣服三百五十件，被子褥單子各一百三十八條，全體婦女們馬上動手，連夜拆洗和縫補，四天就全部完成了。

六七天之後，一切都安置好了，醫院的人也滿滿的來齊了，村裏的老百姓也滿滿的抽出來回到生產中去。但他們的心是緊緊的連系着，時常到傷病員同志們的牀前去慰問，各人都熟悉了一些傷病員，自己家裏吃什麼好東西，也拿到他們牀前。

閻頑豆小影（四）

李富昌打短遭禍

文明村有四個老鄉找我來談話，他們都是貧農，其中三個是年紀較老的。例如李貴貴的嘴上已留下兩撇短鬍，看去總有四十來歲。他們爭着告訴我這次到頑區打短被威嚇，被毒問的恐怖事情；惟有年青的李富昌坐在椅上一言不發。臉焦黃，就像大病才好的樣子。我問他爲什麼不說話呢，他抬起頭來對我說「好狗日的幾乎要了命！」他才說出他的遭遇：他到頑區打短，在黃寨大東溝被頑軍機關連扣住，說他是八路軍的民兵，剝掉上衣，爬在地下，痛痛挨了一頓軍棍。這還不算，送到師部。他說也不知是什麼狗官，說話就罵，動手就打，光挨耳光也不知挨了多少！耳鳴、眼花，痛得爬下了，滾在地下又是一頓拷打。打畢又逼口供——「不說，推出去活埋了狗日的！」「我是老百姓。」「老百姓不在家種地你出來幹什麼？」「打短。」「打短在你們地方上不能打嗎？」「我們山上天涼，這邊天熱，糧食成的早，來這地方趁閑回去還不就誤收割，咱老百姓從來都是這習慣，長官！」「狗日的，送他連裏去當兵。」——從此李富昌變成身着黃服的「頑固」兵了，一天兩頓吃不飽的糠米飯，還時時挨打。他內心時刻牽掛着解放區。熬煎了十多天的功夫，他終於逃回來了。由黃寨到莊芋當共六十里的路程，他鑽在莊稼地裏整整行了三天，肚飢時就吃地裏的生葫蘆，現在他腰腿疼痛不能勞動。但總算逃脫了災禍，他感激的說：「走到邊境上就像到了自己家裏，見了八路軍就像見了親兄弟。」（新垣）

高粱饃饃插小旗

在解放寧武時，被俘的偽營長范逆茂德的女人楊秀貞，住在被俘的家屬隊上，和其他幾十家被俘閻軍家屬同受優待。當我去訪問時，她回憶起往事，告我說：『我們在太原的時候，看見當兵的每天吃的都是高粱和蕎麥，有一次不知那個營盤裏蒸了碗來大的一個高粱麵饃饃，饃頂上插了一個小紙旗，旗上寫着：「這就是勝利歸來吃的馬料！」送在鼓樓上，後被某台長發現，便拿在手裏，高聲朗誦：「馬料！馬料！」這事曾轟動了太原』（爐冶）

不要忘了這一萬人民
——河曲舊四區的受難

光后

已經是六年多了，河曲同胞無時不在懷念着被朱逆五美蹂躪下的四區一萬多父老兄弟們。一九四〇年，河曲人民建立了民主新政權，河曲河東岸地區獲得了解放，朱逆到河西盤據了四區，勾結土豪成立特務政權，搜刮人民，儘自享受，四區同胞們就在不死不活中苟延着生命。

去年八月日本投降，朱逆在閻逆的支持下，徵丁要糧，買槍枝，抽壯丁，積極準備內戰。去年正在秋收的時候，一連抓了三次壯丁，全區共抓走壯丁四百多人，好多是單身農民，他們離開了，土地就荒下，妻兒無法料。不去的或逃走的，就將財產沒收，父母妻子扣走，以致生命難保。三道溝居民王一前大兒子開了小差，朱逆就把他的家產查封，經過求情，將大兒叫同當了兵，又賣了一垧地，花了二十塊銀元才得了事。同村劉二紅拔去後開了小差，被抓回來，該村指導員郭聽忠命令五六十個壯丁每人打五提，一直將劉打死。任三發成請假回來探家，眼看着家庭失散，朱又派人來逼迫歸隊，不忍妻兒失散，吞食洋片自殺，這樣慘死的例子實在太多了。

朱逆和他的部下又在抓壯丁時發了大財。檢樹溝住戶張占冬，兄弟三人，張年齡大些，全家六七口人，靠張勞動供養，朱逆等就將張拉去，家庭立刻不能生活，張懇請叫兄弟去代替，指導員郭聽忠等，見是發財的機會，堅不允許，還只得把前年贖來的十八九兩獨片，通賄賂、請吃飯花乾淨，才算允許。許多農民不願當兵打內戰，朱逆允許爛人頂替，但是要在僱人的工資內給他抽三分之一。

朱逆越拚命的擴軍，人民就越被剝奪的可憐，全區僅兩千餘戶老百姓、一萬多口人，就養活着一千餘不生產的寄生虫。去年秋天，朱逆買槍一百八十多枝，每枝銀洋八十元，需要款出銀元一萬四千多元，接着就計給發米，全區又出糧一千四百多大石；今年二月底又每編村派糧二百四十大石，全區合計又出糧一千四百餘石；今年夏收無望，但是朱逆已在開始往出派糧。就這樣，仍不夠他們浪費。今春二月裏又以補足第三期壯丁名義，向老百姓要布，以布頂壯丁；共要去布一千五百多疋。有的富農也被逼破產，白相公村杜老虎家給派了布五十五疋，杜老虎不能不將自己的兩條耕牛，和十地的麻籽全數賣掉，忍痛把自己的地荒下來。灰口富農馮海魚家無法可出，被朱逆監禁了兩次。此外，老百姓的負擔還有草料、雜費、縣經費、服裝費、麻、油、爛麻繩、羊毛、杏核，樣樣都要，今春要給軍隊染衣服，把各村的菓樹皮都要去，老百姓的菓樹被剝死了很多。朱逆又把他們隊內的流氓，組織了一班「道情」，到各村以唱戲爲名，一面說他們可以混安人，一面向令各村出錢唱戲，每唱三天總要費銀元一百元以上，每到一處大放官賭，朱逆等來一串紅頭，從中漁利。今年四月間正農忙時，他們又到各村鬼混，混得年青人連地都不鋤，老百們嘆着氣說：「這樣唱下去，地都荒下啦！」但是[illegible]三個月沒有見過小米了。雖是大伏的炎熱天，但皮褲仍不能下身，留在家裏的女人們，都是用羊毛織成口袋一樣的片子掛在胸前背後和下部，他們幾年來很少看見布衣服了。今年來，就這樣的日子，也不能支持了。雖然朱逆想盡辦法不讓到外邊，但暗中逃走的很多，[illegible]不能生活，就有許多賣[illegible]女人賣了，張子江已是十九[illegible]能養活老婆[illegible]自己的母親也不能養活，[illegible]婦人。這樣慘痛的事在四區[illegible]！僅隔着一條河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當他們看到河東岸的河曲解放區人民都穿着新衣裳，[illegible]面孔時，羨慕的說：「鄉親們，甚時候到我們那裏呀？八路軍[illegible]們分下啦！」

不要忘了這一萬受難的人民！

三千萬「行知」獎學金

延安追悼陶行知先生大會致函邊府，提議撥付邊幣三千萬元作爲「行知獎學金」，專門獎勵邊區小學教育的研究工作；並把「延安中學」改名「行知中學」。此兩項紀念行知先生的提議，已在邊府第九次政務會上正式通過。